



勒·班台萊耶夫著 李俚民譯

新來的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街上還沒有大亮，住宅的入口處和大門上藍色的小燈還在放光，可是伏洛蒂加·別斯松諾夫（註一）已向學校跑去。他跑得很快：第一，因為街上冷，據說今年，一九四〇年，列寧格勒（註二）這樣的嚴寒，近一百年來未曾有過；第二，今天伏洛蒂加急於想第一個到班裏。一般說來，他並不是一個特別用功而且傑出的孩子。換了別的時候，他大概遲到了也不會感到害羞的。但今天——年假後的第一天——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他對第一個到班裏特別感到興趣，而且以後，只

（註一）伏洛蒂加·別斯松諾夫——別斯松諾夫是姓，伏洛蒂加是小名。長大後的正式名字是弗拉基米爾。

（註二）列寧格勒——在蘇聯西北部，是除莫斯科外的第一大城市。一九四〇年初正處在蘇芬戰爭的最前線。

要可能，他每一步都可以說：

「你可知道，今天第一個到的就是我！……」

他甚至沒有停下來瞧一瞧坦克車。那些巨大的、塗着白漆的坦克車，就在這時候搖搖擺擺地駛過街心，轟隆轟隆地發出震耳的鬧聲。但這個並不很有趣——現在城裏的坦克大概比電車還多哩。伏洛蒂加只在街角上停留過一分鐘——聽無線電。無線電報告着列寧格勒戰區司令部的作戰通報。但今天連這個也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：斥堠部隊進行偵察，在前線的個別地區裏雙方的步槍、機關槍和大砲在互相開火……

在衣帽間裏，藍色的小燈也仍舊在發亮。在空的衣架旁，那兒的老奶奶把頭伏在木櫃臺上正在打盹。

「您好，老奶奶！」伏洛蒂加把書包在櫃上一放，大聲喊道。

老太婆吃驚地跳起來，眨着眼睛。

「祝您早安！」伏洛蒂加急急地說道，一面脫下外衣和套鞋。「怎麼樣？您老料不到的吧？您得知道，第一個到這兒的就是我！」

「你在扯謊了，饒舌的小傢伙。」老奶奶伸着懶腰打着呵欠。

伏洛蒂加轉身一看，只見在旁邊的一個衣架上已經掛着一件小姑娘穿的外套，上面是白色的，可能是貓皮但也許是兔皮的領子。

「唉，活該！」他苦惱地想道：「一個女娃兒竟把我追過了半公里……」

他努力想認出這是誰的外套，卻想不起本班有穿兔皮領外套的女同學。

「那麼，一定是別班的女娃兒。」他想道：「哼，別一班的人是不算數的。無論如何，我是第一個。」

於是，他向打盹的老奶奶說了一聲「晚安」，一把搶起書包連躍帶跳地跑上樓梯。……在教室裏，第一排的一張課桌後面，坐着一個小姑娘。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、小小的、瘦怯怯的姑娘，拖着兩條金黃色的小辮子，上面用綠色的絲帶子結着兩個蝴蝶結。伏洛蒂加一看到那個小姑娘，以為一定是自己弄錯了，進了別人的教室。他甚至向後退到門旁。但是他立刻看出：這個教室不是別級的，正是自己四年級的教室；喏，牆上掛着那張舉起前腳的栗色袋鼠的圖畫，那嵌着玻璃的標本箱裏面正是採集來的蝴蝶，而後面的那張課桌正是伏洛蒂加自己的課桌。

「早安！」伏洛蒂加向小姑娘招呼道。「祝你胃口好！你怎麼會闖到這裏來的？」

「我——新來的。」小姑娘非常安靜地答道。

「咦？」伏洛蒂加覺得奇怪。「為什麼——冬季來入學？而且你——怎麼來得這樣早？」

小姑娘沒有回答，只是聳聳肩膀。

「也許，你不是進我們這一級的吧？」伏洛蒂加說。

「不，就是進這一級，」小姑娘答道。「我進四年級乙班。」

伏洛蒂加想了一想，搔搔後腦說：

「呵，那末是我第一個看到你。」

他走近了自己的座位，仔細地審視着課桌，而且不知爲了什麼用手摸了摸課桌板——一切都很好，課桌板一開一關都沒有毛病。

那時候進來了兩個小姑娘。伏洛蒂加砰的蓋上了課桌板，喊了起來：

「庫瑪巧娃！希摩林斯卡雅！你們好啊！早安！我們級裏有了個新來的……是我第一個看見她！……」

小姑娘們停了下來，也奇怪地看着新來的同學。

「真的嗎？是新來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那個小姑娘說。

「爲什麼你在冬季入學？你姓什麼？」

「莫洛淑娃。」小姑娘答道。

這時候外面又進來了幾個小朋友。再一會兒，又來了幾個。但每逢有人進來，伏洛蒂加總是向他們說：

「同學們！我們級裏有個新來的！她姓莫洛淑娃。是我第一個聽見她……」

那個新來的被大家圍繞起來了。大家仔細瞧着她又問着她：多少年紀？叫什麼名字？

爲什麼要在冬季入學？

「因爲，我不是『崩地（本地）人』。」小姑娘說：

「『崩地人』那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你不是俄羅斯人？」

「不，我是俄羅斯人。我剛從烏克蘭（註）來這兒。」

「從烏克蘭哪一部分來？西部嗎？」

「不，從東部來。」小姑娘說。

小姑娘毫不忸怩，非常從容而且簡短地回答着。但是她的神情是悲哀的、心神不定的，似乎時時刻刻想嘆氣。

「莫洛淑娃，你高興和我坐在一起嗎？」麗莎·庫瑪巧娃向她建議道。「我旁邊的座位空着呢。」

「好的，反正一樣。」新來的答道，接着坐到麗莎身邊去。

這一天，幾乎全級的孩子都比平時到得早。因爲今年的年假不知什麼緣故特別長，長得使人厭倦了。孩子們有整整兩個星期沒有見面了，因此大家都裝着一肚子的新聞。

（註）烏克蘭——在蘇聯西南部，農礦產都非常出名。現在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。

新聞比任何時候都多，甚至比漫長的暑假後還多。

伏里加·米哈依洛夫跟着他的爸爸去過吉里奧克城（註一），在那裏他們看到被芬蘭白軍（註二）燒過與炸壞了的房屋，而且聽到了——自然囉，是從遠處傳來的——真正的砲轟。喬其克·謝妙諾夫的哥哥，有名的滑雪和踢足球的健將，參加志願軍上了前線。伏洛蒂加·別斯松諾夫呢，雖然自己家裏沒有新聞，但他曾在一家店舖裏「親耳聽見」一個老太婆告訴另一個老太婆一個消息，據說那是她「親眼看到的」：在巴爾高洛伏（註三）的一個公墓旁，一個放哨的民軍如何用駁殼槍擊落了一架白芬的轟炸機……

大家都不相信伏洛蒂加的話，因為誰都知道他是牛皮大王。但無論如何仍舊讓他吹下去——因為事情是怪有趣的，而且伏洛蒂加說來特別使人發笑。

當孩子們打開了話匣子，就都忘記了新來的同學，而且誰也沒有注意：時間已溜了過去。窗外的天色已大亮。走廊上響起了鈴聲。今天的鈴聲似乎顯得有些特別——洪亮而又莊重。

孩子們比平時更快地溜到座位上去。突然，長腿的維拉·瑪卡洛娃喘息着跑進教室。

（註一）吉里奧克城——在蘇聯與芬蘭交界的地方，接近列寧格勒。

（註二）芬蘭白軍——當時的芬蘭政府在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進攻蘇聯，結果大敗。

（註三）巴爾高洛伏——列寧格勒近郊風景區。

「同學們！」她喊道：「你們可知道……好消息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怎麼一回事？什麼樣的好消息？」大家叫道。

「你們可知道……我們……我們有了一個新來的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孩子們都笑起來了。「好消息！沒有你報告，我們早已知道了！……」

「新來的女先生。」維拉說。

「女先生！」

「啊哈，她是來接替愛列諾拉·瑪特維耶芙娜（註）先生的。啊，如果給你們看見！」

維拉把她長長的手一拍說：「很漂亮……很年輕……眼睛是天藍色的，頭髮是……」

她還沒有來得及將新來的女先生有聲有色地形容完畢，門開了。女先生本人已站在

門檻旁——真的非常年輕，藍眼睛，兩條金黃色的辮子盤在頭上好像一個金色的花冠。

孩子們站起來歡迎她，在靜寂之中，只聽見一個小姑娘對她身邊的同伴大聲耳語道：

「啊，真的，多漂亮！……」

（註）愛列諾拉·瑪特維耶芙娜——愛列諾拉是名字，瑪特維耶芙娜是父名。卽這位女先生的父親的名字

是瑪特維耶夫，加上一個「芙娜」表示是瑪特維耶夫的女兒。蘇聯人稱呼別人時一般都叫姓，表示

客氣，名字和小名只有在家人和極親密的朋友之間才喊。但是，如果把對方的名字和父名連在一起

喊，那就表示非常尊敬。

女先生露出幾乎看不見的微笑，走近講臺，放下皮包說道：

「你們好，小朋友。你們果然是這樣的！別的先生告訴我說你們都很小。請坐下。」

孩子們坐了下去。女先生在教室裏走了幾步，停下來又微笑起來，說：

「好吧，讓我們相互認識一下，我叫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。你們呢？」

孩子們笑起來了。女先生走到講臺旁，翻開了點名冊。

「啊，你們的人數可不少！但是，無論如何得認識一下。安冬諾娃——是哪一位？」

「我！」薇拉·安冬諾娃站起來說。

「唔，略徵告訴我一些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吧。」女先生說，一面坐到講臺旁邊去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的爸爸媽媽是誰？你住在什麼地方？讀書讀得怎樣？」

「讀書——還不錯，很好。」薇拉說。

孩子們吃吃地笑了起來。

「那麼，坐下吧，」女先生微笑了一下說。「我們在一起過下去，以後就會看到的。」

下面一位……巴麗諾娃！」

「是我！」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巴麗諾娃回答：她叫泰瑪拉·巴麗諾娃。住在學校隔壁的房子裏。她的媽媽是雜貨鋪裏的女職員。爸爸已死了，那時她還很小。

當巴麗諾娃說話時，伏洛蒂加·別斯松諾夫早已在自己的座位裏不安地扭動。他知道接下去就是他的姓，因此急得等不及。

女先生還沒有來得及叫完他的姓，他早已跳了起來，滔滔不絕地說道：

「我叫伏洛蒂加。十一歲。我的爸爸是一個理髮師。我家住在奧勃伏特運河轉彎處布洛伏亞街上。我有一隻狗叫做土其克……」

「靜，靜，」女先生微笑了一下說道。「很好，夠了，坐下吧。把你的土其克留到以後再告訴我。不然，我會來不及把你的同學們認識完畢的。」

這樣，她按着字母的順序挨次地問完了半班小朋友。終於，問到了新來的女同學。

「莫洛淑娃！」女先生叫道。

每個角落裏都有人叫道：

「這是新來的！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，她是新同學！她今天才第一次來上課。」

女先生很留心地注視着從課桌後站起的瘦怯怯的小姑娘，說道：

「哦，原來是新來的嗎？」

「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！」伏洛蒂加舉手叫了起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女先生問。

「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，那個小姑娘是新來的。她姓莫洛淑娃。我今天第一個聽見她……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」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說。「我們已經聽說過了。噢，那有什麼，莫洛淑娃，」女先生又轉向新來的小姑娘。「把你自己的事，講些給你的新同學們聽。」

新來的小姑娘深深地嘆了口氣，把眼光轉向一旁，看着壁角。

「我叫華里亞·莫洛淑娃。」她說。「很快地就要滿十二歲。我生在基輔（註），一向和爸爸媽媽住在那裏。然後……」說到這裏她突然很輕地只用着嘴唇發聲：「然後，我的爸爸……」

似乎有什麼妨礙着她說話。

女先生從講臺後面走了出來。

「很好，莫洛淑娃，」她說。「夠了。你以後再說吧。」

但是，已經太遲了！新來的小姑娘嘴唇開始發抖，她撲在課桌上，當着全班同學，

（註）基輔——烏克蘭的首府。

大聲地哭起來了。

孩子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座位跑來。

「你怎麼啦？華里亞！莫洛淑娃！」女先生叫道（註）。

新來的小姑娘並不回答，她把臉埋到課桌上的臂膀裏，竭力想制止自己的眼淚，但是不論她怎樣努力，咬緊了嘴唇——淚水還是流，流，流。她的哭聲愈來愈大，而且哭得愈來愈傷心。

女先生走近了她，把手放到她的肩膀上說道：

「喂，莫洛淑娃，親愛的，鎮靜一下……」

「伊凡諾芙娜先生，也許，她有病吧？」麗莎·庫瑪巧娃說。

「不。」女先生答道。

麗莎朝女先生一看，只見她站在那兒，緊咬着嘴唇，眼眶裏也開始溼潤起來，並且急促而沉重地呼吸着。

「莫洛淑娃……不要這樣。」女先生說，一面撫摩着這個新來的女同學的頭。

（註）蘇聯人稱呼別人時，一般是叫姓的，表示尊重。只有在家人或極親密的朋友之間才叫名字和小名。

在這兒女先生無意中洩露了她和華里亞之間的親密關係，先叫她的小名華里亞，但接着醒悟過來才再叫她的姓莫洛淑娃。



正在這時候，壁後響起了鈴聲，於是女先生不說一句話，轉身走到講臺旁，拿起皮包很快地走出了教室。

大家圍住了新來的女同學。有的撫慰着她，有的勸說着她，叫她安靜下來。有一個同學更跑到走廊裏去舀開水。當那新來的小姑娘震顫着牙齒，從搪瓷杯裏喝了幾口水以後，就略微鎮靜了一些，甚至對那個爲她取水的同學道謝。

「莫洛淑娃，你怎麼啦？什麼事？」大家問道。

新來的女同學沒有回答，只是啜泣着，把淚水向下嚥。

「你究竟怎麼啦？」孩子們還是問着，從四面向她的課桌擠了過來。

「同學們，離開些！」麗莎推着他們。「喂，你們怎麼不害羞！還有什麼問的……也許，她家裏有什麼人死了。」

這一番話影響了孩子們，但也影響了新來的女同學。她又把頭伏在課桌上，更大聲地哭了起來。孩子們覺得很不安，都不敢作聲，漸漸地散開了。

上課鈴剛響過，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又出現在教室中。莫洛淑娃已不再啜泣，只是偶爾吸着鼻子，捏着一塊溼透了的小手帕。

女先生再也沒有對她說什麼話，立刻開始教課。

新來的女同學跟着大家一起「聽寫」。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收練習本時，到

她的課桌旁停下來輕聲問道：

「怎麼樣，莫洛淑娃？」

「很好。」新來的女同學低聲說道。

「也許，你還是回家去的好。是不是？」

「不，」莫洛淑娃說，接着把身子轉了過去。

這一天，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就不再注意她。不論國語、算術都不叫她站起來作答。同學們也讓她獨自安靜地坐在那裏。歸根結柢地說來，一個小姑娘在上課時哭泣又有什麼特別有趣的呢？大家乾脆把她忘記了。只有麗莎幾乎每分鐘總要問她覺得怎麼樣，而新來的或是說聲「謝謝」，或是什麼也不回答，只向她點點頭。

好容易，新來的同學上完了最後一課。下課的鈴聲還沒有停響，她已匆匆地理好了教科書和練習本，用皮帶把它們紮住了，然後往門外跑去。

但在衣帽間的衣架旁，伏洛蒂加早已站在那兒用刻着號碼的銅牌向櫃臺上敲着。

「你知道麼？老奶奶。」他說。「我們班上有個新來的女同學。她叫華里亞·莫洛淑娃。她是從烏克蘭來的……喏，就是她！」他一看見華里亞就叫道。然後，他向小姑娘瞥了一眼，皺着鼻子說道：「怎麼樣，哭蟲！這一次可追不上我了吧？無論如何出去總是我第一個。不錯吧……」

新來的詫異地瞧着他。而

他呢，嘖嘖地嚥着舌頭用腳跟旋過身子，開始用他的特別辦法穿上外套——一下子把兩手同時伸到衣袖裏去。

由於伏洛蒂加的宣傳，害得新來的女同學不能毫不受人注意地悄悄離開學校。當她穿外套的時候，衣帽間裏已擠滿了人。

新來的女同學一面扣着她那鑲着白兔皮領子的短外套，出了學校走到街上。幾乎是緊接在她的後面，麗莎也跑了出來。

「莫洛淑娃，你朝哪一邊



走？」她說。

「我朝這邊走。」新來的女同學向左邊一指。

「啊，剛好是同路的！」麗莎說。事實上她應當朝右邊去，可是她渴想和她的新朋友談談。

「你住在哪一條街上？」當她們到了拐彎的角子上，麗莎問。

「怎麼樣？」新來的女同學問道。

「沒有什麼……隨便問問。」

「在康文斯基巷。」新來的女同學說道，一面加快了腳步。

麗莎好不容易才跟上了她。麗莎非常想問她一個仔細，但不知道怎樣開始才好。

「你一定也認為伊麗莎白·伊凡諾芙娜先生很可愛吧？」她問。

「不錯。」新來的女同學聳肩答道。

走在街道上，新來的女同學穿着輕便的短外套顯得比她在教室中時更小。她的鼻子與臉龐在嚴寒的空氣中凍得通紅。於是麗莎決定：談話最好還是從天氣開始。

「在烏克蘭，你們怎麼樣——比這兒寒冷還是比這兒暖熱？」

「稍微熱些，」新來的女同學說。

突然，她放慢腳步，一面望着自己的同路伙伴說：